



敝帚軒剩語卷上目錄

類雋類函

牡猿化牝

董伯念

季漢書

雪山

小棺

金元煥

南宋陵寢

憨山之譴

王弱生續句

楊學錄孝行

尙書被嘲

釣闥

松江謔語

蘇州謔語

嘉興謔語

吳江謔語

無錫謔語

得子失子

戮子

王上舍刻木

大風吹人

顧文康陸少白

侮人自侮

耶律楚材

黃兵部

馬鐸李麒同母

火把節

人化異類

婦人髭

神名訛稱

妓鞋行酒

認族謔詩

太函雲杜二謔詩

袁中郎論詩

山人對聯

周解元

王李晚成

敝帚軒剩語卷上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類雋類函

吳中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駟俠多作犯科事
因斥士籍避仇中州 趙 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分
事類事稍秘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弇州
爲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
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書稍及唐以
後俞書則止於隋閒及唐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他

文二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資朱邸以故易成類函則徧于友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損資助之大爲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書每謂予以未及見爲恨予近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愛填詞所著繡襦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詘名以之頓減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云雄黑猿

多有化爲雌者予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給及見嘉靖閒吳興王濟著日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官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旣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但旣白之後爲牡爲牝遂不可得而知矣然則曰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中非目睹者斷不可臆決也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孳尾如恆獸古語蓋難盡信

董伯念

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後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許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咄咄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茗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

麓應期

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捕紛紜兩家紀綱

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曾備員講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各疏糾彭之

橫御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

汝訓

亦罷歸董氏事漸以

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

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游人吏科都給事陳嵎陽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與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
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王毅
然正色曰往年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
方則彼由部民之禮予修式閭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
夫矣陳遂往謁賓主懽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
者人謂王爲長者云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陞者遵朱子綱目尊劉備爲正
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祚三國志

自以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甯亦爲之序其推
許甚至閒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尙儉者已曾爲此
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
先編葺成全帙矣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
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畱之眞州凡十六年遂買書
作續漢史旣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頗高頭巾已
作了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
者固已修成績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
之見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便出手作成蓋

不特謝生之書非出創見卽吳之舊本亦自苦耳夫尊
劉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武曌同科
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
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李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
耳唐之後存勛稱唐雖係沙陀然實賜姓編入屬籍系
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
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
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葱嶺釋迦佛修道蘆茅穿膝
處近日游峨嵋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卽出照
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恆叔土性有記而胡元
瑞又嘆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證而其實不然按
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
舊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卽今茂州而松潘
衛之雪欄關卽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
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厓山矗立如雪近白厓又有玉
疊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嵋左右爲雪山者甚

多王恆叔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 張舜民畫墁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寨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眾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皚然寒氣異于他處鳥飛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蓋卽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蕃渾敗南

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牟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爲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小棺

嘗聞人言今 上初年甯夏修城掘基稍深得小柩數千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

甯先生譚及云此子宦彼中所目睹者亟命鋪工卽日掩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 朝耳又隆慶閒古長城圮露出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王損庵太史而紀之者王麟洲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載之雜記弇州又別紀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豈僬僥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 有言西北甘

涼甯夏之境榛莽曠鹵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孤能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紀者多矣今何以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涼州諸郡五涼分據古稱沃土甯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穴孤媚者此說亦未必然 宋洪邁夷堅志支丙集載隆興府鈴轄喻紳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冢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又得小石碑不盈尺其上爲蓮葉下爲荷花榜中有真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旁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紀元貞

元以二十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諡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當時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曰廟不可曉也隆興卽今之南昌府初非荒徼何以有此小冢小碑示妖現怪乃爾子意此必非唐帝殯宮亦長城下某妃之類耳

金元煥

嵩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鬪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告以人命時郡守乃楚人石楚陽

崑玉

與金同舉

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爲意徽人皆狡獪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爲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尋上之臺使時御史按部金壇金賂押解隸人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諾偕行甫至卽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卽行叟諧笑善飲人人以大觥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闔則孥累一空囊橐

如洗陪飲叟亦無蹤跡矣石大怒四出緝捕杳不可得
隸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庾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云
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爲盜魁或云走西南土官
處篡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藥司徒
家爲塾師尋與陳締兒女姻聞至今尙在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
璉真伽所發矣至 本朝正統閒會稽人趙伯恭自稱
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

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
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
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真則福王墳實瘞衣
冠也 上乃戍豪民于遼東邊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
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與林德陽
各收遺骨歲月已自不合况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
又當時所記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二枚按欽宗
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
對南使曰汝家旣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爲汝瘞之

學海類編 九 言述
因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也
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宮來歸有
王之道者請斲神襯之下者視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
預製袞冕納之于槨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一辨真偽
則事體便難收拾矣况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
不云后柩中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偽耳

憨山之譴

憨山禪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
名稍疏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憨度不能勝乃

北游至山東萊州卽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
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瑤輩
慕之爭往頂禮時 慈聖太后宮近侍張本者尤尊信
言之 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
處張本遽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縑素俱豔妒之適卽墨
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爲道院故址今宜
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憨旣不酬且詬辱之
義蘭忿甚遂入奏于 朝又捏造道宮故名自言道童

上大怒命緹騎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筭盡夷其

學海類編
居室懲繫獄甚久後始謫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
詐傳 懿旨論死蓋 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
震怒不解加等火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
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愍師在獄時以梵教
化導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叩誦比出獄時嗟嘆曰好
個道場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 勞山亦
名牢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
此山以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修真于其中樂正子長
又于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飡紫霞親見

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
耿道童草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王弱生續句

大璫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
功有人題句于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興復吾
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 志堅 時尙諸生
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諂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脣何
未數日已有堊沒之矣 東瀛孫別號

楊學錄孝行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甯海縣長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識成章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旣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已嫁爲東陽人郭氏妻生一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永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于逆旅語次參問合所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子東陽欲迎還不得因畱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

京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言成章與珉孝弟至行皆可嘉尙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勵風俗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檄有司賞珉事在嘉靖十年予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尋所生之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遠覓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尙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選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恙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齧

學海類編
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 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
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
也時人爲之語曰用何萬言書兩字作尚書又顧可學
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
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 上立賜金帛卽其家召
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溲液爲秋石謂
服之可以長生 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也吳中人
爲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蓋吳人呼尿書二

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
時所薄如此

鈞闢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截鈞起或時歌
姬輩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篾織成
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昱輦下曲云似
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一鈞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
中秘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撲兒法穢亂宮掖
沿及戚里勲貴以至都城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

學海類編 卷一
言述
時時下釣軒以防他人竊覷今兩都淫室遂倣效之至於今若武林闐闐中亦時有之則列肆所設用便貿易非坊曲比也

松江謔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定向爲南直提學御史初莅任未行事卽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爲首相耿其講學至交實借此以往拜其先祠也雲間士子爲之語曰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舊號少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強爲應天尹以戶曹

隸不遜奮拳毆之劉多力至折隸齒幾死乃對曰京卿攘臂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強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天泉名仲驂以高才從翰林謫外傲睨侮人華亭尹倪光薦者謙和下士松江士人又爲之對曰松江同知恣肆拚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各取姓名同音也其巧如此此二事俱在雲間當時以爲浮薄至近日吳越閒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謔之不可勝紀矣 嘉靖閒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畱之飲案有鱸魚因戲出對曰鱸魚四顛一尾獨占松江守云螃蟹八

足二螯橫行天下御史知其諷已亦爲一噓豈入其地
卽染其風耶

蘇州諛語

吳郡人口吻尤儂薄歌謠對偶不絕於時如丙戌年劉
中允瑛卒於京劉居鄉無修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
恣直其家延僧誦經先有粘對於門云陰府中羅刹夜
又个个都愁兇鬼到陽世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賀惡人
亡比日高過者大笑始抹去此類甚多二十年來又工
爲四書集句作時文以譏官長如丁酉年長洲令江盈

科以徵糧誤搯一廩生馮姓者其文承題云夫士也君
子人也左右手齊之以刑烏在其爲民父母也又辛丑
年蘇州守周一梧別號懷白居易官有議其守者又剛峻
待青衿不加禮其文承題云蒼白之爲白也不爲不多
矣懷其寶而迷其邦先生之號則不可又今年長洲令
關善政初至卽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財今之爲關也俱
奇巧令人絕倒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閒及卿士夫云

嘉興諛語

嘉靖閒吾郡城縉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挫辱者里中士

人爲口號嘲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鐘粟湯
通判家中啜薄粥湯以明經罷官歸而酷貧也書中自
有黃金屋趙主事被和尚打得哭趙甬江少保時尚爲
郎以佔寺基爲禿輩所毆也書中有女顏如玉陳進士
被徐秀削了足陳第後請假歸淫于徐婦潛與婦謀殺
其夫爲所覺見戕其時先斷一脛也書中車馬多如簇
錢舉人獨身走躑躅錢居貧不克具車馬又蹇步不良
於行也此先大父爲予言其名則不盡記矣

吳江謔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
簿入鄉勘荒簿至邨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饒裕
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
約以丙夜門役憎其空手來勦故給曰我榻設在房之
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窗雖還
而溫我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涼爽簿喜從
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迫牀撫
尻乘銳深擣簿秦人老歲薦也夢中受創疾呼其聲四
徹此僧狂走去諸閤黎皆驚起簿大怒謂何物鐵錐刺

我腸執紼羣髡將訴之公令毀寺治罪髡震懼乞哀盡
出所蓄不滿數則以粟足之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
知情狀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
簿不禁羞慙俯首而已吳江人因作對曰老主簿巧獻
屯田荒歲供糧加倍入癡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
情拋蓋以屯爲臀以庫爲庫也繼趙令者爲祝鄰初名
似華初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潯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
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爲一詩曰吳江勁投
一莖竹纔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

彎彎曲竹謂祝姓董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雨
字葉六則心腹書辦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諺語云
然此辛亥年事皆其邑中遊冶來述之

無錫諺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蓮峰以尙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
著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誚之曰周
繼昌汝何故穿紅衣裳要學華鴻山無他的門牆要學
尤回溪無他的後場要學吳震華無他的資囊要學顧
涇陽無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紅衣裳一時傳誦之以上

學海類編
諸公皆無錫發解前輩華學士名察世登甲榜尤禮部
名瑛策論表成帙爲時所式吳給事名汝倫富冠一邑
顧吏部名憲成以時藝噪海內又皆起家璧經故同里
合舉以誚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艱子直至年五十九始得今大行彥
章旋予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
以爲積善餘慶吁江羅大參近溪爲一時儒釋二教宗
師亦晚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門參詢羅愛其辨才

畱爲上足未幾壯兒俱被誘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
致疑天道焉其失而復得者如閩中劉雲嵩提學爲戶
部郎時在京其兒清狂不慧一日忽頓超悟善屬文甫
半年而其僕遇見於城牆下則爲羣丐誘去行乞久矣
亟引之歸其超悟者已滅跡而此兒蠢蠢如故也此蓋
鬼物所爲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嬖
妾蘇夫人追悼往事自訴宗黨述往年寵姬崔氏旣孕
遣行今不知尙在否訪之果得於鄰邑馬氏家妻其子
已年十五未幾 穆宗登極赦夏罪復爵賜卹此子且

弱冠忽病亡文愍之後竟斬此又既得復失豈夏生前
有隱慝耶或云嘉靖十五年 上撤大內大善殿建

慈甯宮焚佛牙骨數千金皆文愍導之宜受殄世之報
豈其然乎成化閒有劉岌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
士初官京師妾生一子爲妻所妬棄之道旁後八年終
無嗣復至京其子尙在得還人以爲厚德之報岌官至
禮部尙書至正德閒方卒宏治閒南京禮部尙書童軒
南欽天監人景泰辛未進士臨沒妾有孕預名之曰紫
芝後果得遺腹一男時年且望八矣此兩宗伯暮年得

子俱在意外理外較陸宗伯更奇獨童性甚迂初喪壯
子或誑之曰尙當還魂遂不收斂日冀其再生爲人所
嗤

戮子

士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卽割愛亦須熟籌如樂羊金日
磔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節度使馬
舉之斬其子則以退還南唐大將劉仁贍之斬其子則
以叛降 本朝大將戚繼光之斬其子則以敗績此軍
法所不貸非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鄭故都御史高揭有

子不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沒後其地公舉鄉賢
物論僉謂無忝此典獨河南提學副使楊本庵俊民力
持之則專指殺子一事極詆其忍薄鄉祀事遂終不行
時隆慶己巳庚午間也中丞嫡弟卽高相公拱方起首
揆兼掌銓部時以楊此舉爲難高相公亦不介懷卽擢
爲本省察政尋至通顯楊素和易有胡廣蘇味道之日
何此事堅執至此楊後官一品沒于位而無嗣意其時
卽以箕裘繫念耶 吳人楊泰毓久居京師善譚諺亦
學詩爲予友沈千秋客沈自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

令之執經從游儇薄習爲蒲博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撲
責胠篋不休乃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
喉旣絕瘞之淺土次日其魂卽扣母舅扉索命張不數
日暴卒楊住方憂撓復目睹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楊感
疾涉旬亦殞此兒罪自當死何至爲厲求償將無夙世
冤耶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涅盡忠
報國於背上豈非真忠至嘉靖閒黃久庵尙書綰亦背

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墮士林笑海卽丁蘭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顰近有松江太學生王彝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文炳歿後亦刻乃父像高數尺且機發運動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卽引與相揖讓已爲怪事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纓冠麻苴被之木人牽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予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未之見而予友沈千秋聖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爲予言予猶未信及問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大風吹人

遼史紀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畱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宇內極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曾聞新城王霽宇象乾少司馬之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異域人爲颶風吹墮因爲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蟬冕聯翩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予初不甚信頃晤司馬從弟王季木象巽孝廉詢之云果然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齋

鼎臣

為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禮之

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羣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

薪盡則捐木偶羅漢供爨至糜爛與諸雛共啖人誚責

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

起龍

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

狗作饌亦以伽藍代炊曾有詩云夜半犬羹猶未熟伽

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產吳中同負才名

同性俊爽特一宰相一下僚異耳陸有膂力倔强使氣

嘗與同里吳侍御慎庵

之彥

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懷袖

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為

王弇州從甥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

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吳

笑無以答

侮人自侮

吳中人士好為滑稽向有一年少岸士吻流也一日遇

所善僧戲曰秃子之秃字若何寫僧應聲曰即秀才秀

字掉轉尾去又嘉靖閒吳中縉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

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謔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

學海類編
綠絹爲汝製幘裹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幘但得主翁所戴敝者見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蔚宗之謗竟慚慙不敢對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於京城外西山忽發一冢開視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予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封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墓

也雖稍爲葺治聞壙中他物散去多矣耶律生前舉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籍髫年登北畿賢書慧而有心計頓成富家後甫強仕卽世竟無後

黃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

建衷

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

同邑梅衡湘司馬長女嫠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門有悟入處卽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之苦無計其愛妾亦姝麗能文乃使詭稱弟子學禪於

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閒漸以邪說進且述厥夫殷勤意澹然佯諾謀於司馬姑勿露機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馬家晤語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既而習熟司馬忽戒遠游之裝澹然與訂期俾弟子先至而黃續賦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扃閉不復出而澹然亦不復再過其舊庵矣黃羞赧不敢言爲鄉里所誚初以雉媒往不特如皋空返且并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戶部改兵部近罹計典謫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 黃字季

主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

馬鐸李騏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騏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子卽帶馬姓以爲名至 文皇臨軒唱臚御筆改馬爲騏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弇州記奇事亦以爲誠然及考二人志銘則殊不尔鐸之母爲卓氏騏之嫡母爲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未幾黃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言近
氏亦卒騏尋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
或因一時竝貴因諱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廿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縛茭蘆高
七八尺置門外爇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細縷如
膾和以鹽醢生食之間其原起則是日爲洪武閒遣待
制王忠文禕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醢以此立節
亦晉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爲
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卽介推亦以五月五日
亡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傳
訛不少矣

人化異類

隆慶閒雲南隴州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
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爲虎殘害
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
云百夷家畜一撥廝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卽
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
不返又夷中人有號爲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輟變

異形或犬或豕或驢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尸卽出爲
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白夷爲熟夷在永昌府
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爲滇中內地而幻化醜穢
乃尔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于鬼噬人魂
則未之前聞其亦域射人影之類歟至于拜豕吞骼則
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卽爨夷以音相近訛稱又
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斲菽園雜記
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
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
家鎖之室中蓋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
非種族矣

婦人髭

婦人有髭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媪朱氏元則順
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髭尺餘
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
生髭二十餘見之邸報鄱陽邸婦人美髭人呼爲三鬚
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閒廣陽郡王童貫領下
鬚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戎必戴假髯以令其眾蓋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陣耳

神名訛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予竊以爲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嫁名于關侯坊曲倡女初薦枕于人必與其艾豨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真君初入鞠場子

弟必祭之云卽古二郎神又云卽徐知證知誥子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逾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妓鞋行酒

元楊鐵厓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閒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漬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學海類編
認族謔詩

吳中有吳姓爲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甚微而其姊歸申相公因得官鴻臚 爲富人浮慕讓王與通譜牒舊吳反事之爲尊行過從甚暱時相公壻李爲谿鴻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聖賢不認認傭奴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申姊夫李之配卽吳夫人所出也李登鄉榜曾爲高儀部論列覆試登乙未進士爲令與稅璫忤廢于家

太函雲杜二謔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于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日御新絨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矜莊就坐汪口占謔之云愛著蘭州獾狽絨使教星夜趕裁縫寒回死守桃花雪煖至生憎柳絮蟲盡日摩抄擗細甲有時抖擻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纔著毛衫便不同方面赤急遁又李本甯右丞流寓南都曲中妓朱福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禮白嶽爲所歡之婦率羣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嘲之云獨步平康數十春徽州何必強尋人多應白嶽尊神厭惹得黃山老嫗暝背上揮來

拳似鐵鬢邊擗去髮如銀出門好訕連連叫羞殺當年
 馬守真馬四娘所改名秦淮競傳為笑端前詩則乃弟仲嘉所
 述後詩則予在南中目睹者朱福亦蘊藉不俗與友人
 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其七
 言律詩均以嚴整為宗

袁中郎論詩

邸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詈于鱗尤
 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即曰北極風煙還郡國中原日
 月自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臀十下予曰上句

黃河忽墮三峰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
 以為然偶案上乃其新詩橐持問予曰此僕近作何語
 為佳予拈其聞蟬二句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島吟最
 工并其鄴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
 事鎔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
 講道理近於猷腐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為吾
 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
 沈魚陪冶俠清明石馬臥侯王謂予曰如此奇快語弁
 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想頭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近
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眾苦爭以爲妙絕則予不
得其解

山人對聯

向見黃百谷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
江干哂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旁
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
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爲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
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黃錢用杜句十
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

士供蘭夢美人圓其所書卽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
蘭夢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
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裏青山跳出來又
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亦奇

周解元淳樸

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
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
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強畱微及龍
陽子都之說卽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爲蓋生平

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莖夢中不覺歡洽驚醒其童愈嬲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真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是遂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少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羸憊而歿

王李晚成

王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逾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

曰子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至爲憫然掩袂漢陽李愚公時藝亦爲後進傳誦直至己未始第出李續溪太史門初謁座師曰向初入塾蒙師以兄文見課苦其不能背誦受答今得稱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沈之感古云喜極而慟真有之前此嘉靖閒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鄞余文敏有丁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禮闈得歸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類

敝帚軒剩語卷中目錄

張幼于

史金吾

河套

星相

夷人市瓷器

戲物

鬪物

種羊

太和記

謔語

婦人弓足

春畫

人疴

妒婦不絕嗣

偽畫致禍

李近樓琵琶

王百穀

立碑

鬻壻

戚畹不學

瓷器

衣內出火

汪南溟文

徐文長

不男

師弟相得

年伯

縣令處分人命

男色之靡

馬仲良戶部

錄舊文

敝帚軒剩語卷中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張幼于

吳中張幼于獻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鳳翼伯起弟
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為裁
其一則幼于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
彌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羣小呼為太朝奉
至衣冠亦改易身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
兒童聚觀以為樂且改其名曰教子偶過伯起因微諷

學海類編
之曰次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俘囚
所頂一獻闕下卽就市曹大非吉徵奈何伯起曰奚止
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我方深慮之未幾而有蔣高
私妓一事幼于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揮淚對手
嘆狂言之驗先是幼于堂廡閒掛十數牌署曰張幼于
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癡賣獸之屬予甚怪之以問
伯起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虞其再出一牌云幼于賣
兄則我危矣予曰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友則吾輩將奈
何相與撫掌大哈同時吳中有劉子威鳳文苑耆宿也

衣大紅深衣徧繡羣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劉
曾爲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名
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于被難爲辛丑
年時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一孝廉與姻家
比鄰偶大失貲重或疑孝廉與盜通因捕治死獄中時
稅事再興市人葛成倡議徧拆毀諸富家有毆斃者當
事置之死法適幼于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
遂以湊酒色財氣四字云

史金吾

溧陽史雲津

繼書

故冏卿雁峰際庶子以鄉紳禦倭蔭

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衛事故江陵相客與王弇州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罷任奉朝請其平生豪貴自奉如王公卽拒倭紀綱之卒且數千人居恆用軍法治其部曲甚嚴都下亦頗優容之偶戚南塘繼光少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以兄力亦得佩平蠻將軍印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貲裝巨萬史心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望遣健婦數十曹往迎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詬逐者不肅命縛之笞挺

交集所謂搥打者各數十下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已惶悸無措比至則姿旣寢陋篋復蕭條日夕恣睢罵詈馭下尤慘酷史幸其速去恣其輦運滿所欲而始行所失無筭史性復戾自用至是爲友朋所姍笑亦懊喪失志但云更生更生而已時予尙孩幼在都中目擊金吾從吾念橋冏卿繼辰以庶常諫垣外補至丙申丁酉閒爲江西按察使偶與金吾小隙因而爭訐者累歲彼此各數十疏小而帷簿瑣屑大而不軌逆謀靡不登之奏牘總之皆訟師巷口無一語實者其疏皆畱中不報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言近
部院臺省亦無人爲之別白是非憲使在江西凡正三
品滿九年始遷去兩人後講解復爲兄弟如初毫無芥
蒂殊不可曉或謂俱有奧援在內皆有陰事相持勢必
終于兩罷向來紛呶徒瀆 聖聽亦幸 今上大度不
詰云

河套

成化閒敵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俞子俊等前後請
大舉蒐套驅敵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
中時葉盛爲吏部侍郎 上勅盛往議且上方略盛上

言蒐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而
王越亦以爲不可 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套時倪岳
爲禮部尙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白紛紜率謂復受降
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
廢棄已久今欲城河北以爲守出孤遠之軍涉荒殘之
地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躡襲其後進不
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矣時敵入套未久
盡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
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

八十年去宏治亦五十年矣敵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陡議大舉人心已搖主上亦慮萬一差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譖必得售夏曾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星相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士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將爲天官選人遇御史王相者於吏部門奇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旦夕將大用不僅登甲榜已也張笑以爲妄時又有御史蕭鳳鳴者素精

日者家言張姑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卽登第不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栖枳棘且命數已定卽就選亦必不諧張尙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試卽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御史俱起南宮俱拜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何南之光山人蕭鳳鳴浙之餘姚人

夷入市瓷器

予於京師見北館伴使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鞞鞞女直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卽瓷器

一項多至數十車子初怪其輕脆陸行萬里既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疊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洒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确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勑爲此法無所承授偶閱周密癸辛雜識則宋宣和閒艮岳取石之法亦如此先以沙膠實填石竅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圓日曬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

力而無他慮此蓋出朱勔父子小慧何館夫亦暗合乃爾

戲物

古來惟弄猢猻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鳥銜字雀銜錢犬踏橛羊鳴鼓龜造塔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斗驢舞柘枝而極矣今又有畜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閣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殆徧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臨起又令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鬻技

者藏二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鼓則羣鬪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之此更古來所未有者矣近又有教鼠爲戲者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故異類蠕動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鳥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未聞能語若解蛇語則更怪矣此亘古奇聞

鬪物

聞牛鬪最爲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鬪必更奇但無大膽人能看耳最微爲蟋蟀鬪然賈秋壑所著經最爲纖細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尙與羣妾踞地鬪蟋蟀置邊劇不問也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况鍾進千箇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聞尙有以捕蟋蟀比首功得世職者今宣窰蟋蟀盆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也鬪雞爲唐

元宗所好然黃金芥距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鬪鵝則見
晉桓靈寶傳及唐僖宗好鬪鵝一鵝至值錢五十萬鬪
鴨則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
傳久矣袁中郎云曾見鬪蟻閩人多誇鬪魚予俱未得
見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人有萬石舳艫南人不信北人有
萬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蟲吐絲成繭繅以作帛
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

其俗種發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
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累累乃延僧持呪吹螺伐鼓
地中間聲即跳出小羊無筭但其臍帶尙聯死羊腹內
僧又以法唄誦割之羊各迸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
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入
彼土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則多疑之耳又如吳人之
種鼈以莧菜和鼈剝成小鼈燄與牝豕啖之久之豕產
小鼈以百計蓄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鼈
是也又如鄞人之種蚶取蚶椎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入

斥鹵中一點成一蚶其種地名蚶田值最貴若以語北人亦未必肯信又唐書西域傳驢分國羊生土中臍屬地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臍絕卽食水草與所紀略同但不云種耳元人亦云漠北種羊角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齣旣曼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

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菴太史筆未知然否然翊國公郭勲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勘下鎮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勲曾贊大禮并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卽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竝稱似非傳奇可知予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填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

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謔語

武儒衡譏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
遽集於此此等謔語足成傷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
丁謂云參政亦爲長官拂鬚亦成隙相擠口語之仇垂
戒萬世而我 朝館閣諸公卻有俊語如長沙李文正
庭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征西夷
怨又如詞林九年策問足稱雅謔至嘉靖閒分宜當國
而高新鄭爲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衮求謁者旅集

及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
云適見公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鬪雞行二句云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嚴聞之亦爲破顏蓋俗號江
右人爲臘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
聯鑣出朝而朝暎初上高戲出一儷語云曉日斜熏學
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兩人拊掌幾墮馬蓋
楚人例稱乾魚頭中州人例稱偷驢賊又俗語有西風
貫驢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傅瀚焦芳相謔舊語豈張高
又祖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笑謔

不以爲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迴分詞
林後輩屏氣罄折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鋌
相向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謔如予所聞嘉靖
甲寅乙卯閒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值浙直巡
鹽御史周如斗行部與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適侍者
誤傾酒壺周謔云瓶倒壺撒尿而篙工偶捩舵胡應聲
曰舵響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璫
銜命入浙與司北南關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吏會
飲璫有意侮縉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
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賈賈辛苦東西此
璫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君相識者卽云子誚我兩人
我當奉報然勿嗔乃可遽應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干
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
憤攘臂至於慟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
甚於罵詈之言徒嘔噦耳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
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

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證明又見則
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
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
沈醉也摩抄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
四分纖纖玉筍裏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
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亦弓足之尋
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
爲宮姬窅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
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卽解去足紉作

宮樣蓋取便於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
不侔予向曾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
婢敝履相視始信其說不誣 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
建議禦邊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
俱束縛雙足爲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惰於擊刺
以爲弱敵制敵妙策余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
元年敵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人驅之出塞憎其不
能隨馬疾馳盡刖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然則彼
中本不愛雙纏瞿君此策亦未爲廟筭也近日常雜事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言述
秘辛紀後漢選閱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
遂以爲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托名王忠
文得之士曾家者楊不過一時遊戲後人信之太真遂
爲所惑云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
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
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
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

子至武后時遂用以宣淫楊鐵厓詩云鏡殿青春秘戲
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
波而秘戲之能事盡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
東昏模範惟古墓磚石中畫此等狀閒有及男色者差
可異耳予見內廷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是
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粧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
可動凡見數處大璫云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
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盞蓋慮睿
稟之純朴也今外閒市骨董人亦閒有之製作精巧非

學海類編
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視內廷殊小耳京師勅建諸寺
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
者多舊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紅
潤如生幾徧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
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僞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
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箠而上
寫兩人野合有奮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
生旋失去矣

人疴

人生具兩形者古卽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
曰博又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
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
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男
寵太盛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余幼
年在京聞教坊有妓陳二者姿貌旣非姝麗門前車馬
亦稀但爲勳貴家所暱動輒彌月不出甚或攘奪詬病
問之則如晉惠京洛人分上下半月作男女以故閨閣
中嬖溺不肯捨去又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

學海類編
言述
女也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女時藁砧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偉勁倍丈夫且通宵不訖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京師多有此妖皆一家中內外皆爲所蠱各自喜爲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妒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妒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

二也以予耳目所及如戚南塘總戎夫人中歲知私蓄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杖而收之戚少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闡政過峻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字中丞苦口傳語始容買妾今已抱雛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苦乏嗣其門人相知者欲往謀約副筵適登堂見數醫正修藥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爲受胎計耳門人不敢啓齒而退時沈夫人逾六望七矣乃知妒婦末路亦自有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值其夢覺耳

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爲虐近吾邑一詞林
亦然恐鳳毛俱絕望矣

僞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
鄢懋卿以總漕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
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湖
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鉅富
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
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

王時鎮薊門卽命湯善價求市旣不可得遂屬蘇人黃
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旣得此卷珍爲
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
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爲贗本嚴世蕃大慙怒頓恨中
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怨弇州伯仲
白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
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
比肩何以聲價陡貴且爲崇如此今上湖圖臨本最多
予所見亦有數卷其真蹟不知落誰氏當宋高宗南渡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公各想像舊游爲圖不止擇端一人卽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子皆見之

李近樓琵琶

京師絕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爲第一李故籍錦衣當襲百戶幼以瞽廢遂專心四絃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譜被爲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輩紀之者已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閒得聞則作八尼僧修佛事經唄鼓鈸笙簫之屬無不並舉酷似其聲

老稚高下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邸爲兒輩道之恨予幼不及從比予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日同社館東郊外韋公莊者邀往晏集詫謂予有神技可閱旣酒闌出之亦一瞽者亦以一小屏圍於坐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販薑邸中爲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呈巡城御史鞫問兵馬爲閩人御史爲江右人掌案書辦爲浙江人反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言述
覆辯詰種種酷肖庭下喧闐如市詬訾百出忽究出鋪
中奸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爭辯各操其鄉音逾時畢
事而散予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逾
時再往尋覓則亦不可得矣

王百穀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巋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爲人
所愛亦閒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
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極爲袁元峰
煒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

因改袍爲脬殿爲屁以謔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
云窗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時汪太函介弟
仲淹道貫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
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時王正患霉毒徧體而其目
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 宋張浚自富
平大敗歸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荆
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山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
公親送陝西回與此正同終不如卽改王詩之更巧也
周士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王目周書爲蚯蚓拖

泥周亦曰王書爲螳螂打拱似亦微肖云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勳履石其辭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霸儒強釀之錢而後至之官又自爲他日地爲之作序文作墓疏以獎勸之今建白滿公車無一語及此者何也南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爲諸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熙

之年所首當爲禁革者

鬻壻

榜下鬻壻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壻事亦譏當時風尚也至國朝則少見如程篁墩學士之壻於李文達則未第時事而識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冲澗之東陽人居京師有女嫁緹帥陸武惠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爲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豔值乙未春榜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趙光
炤托媒爲道地趙喜甚蔡遂委禽爲贅壻一時清議沸
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歿趙以大計外遷尋被
訐下獄論死赦出家頓落蔡亦從郎署外謫屢躋宦途
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典罷歸不振而死蓋始終坐
贅趙一事也趙氏以盛年嫠居貧悴困苦聞今尙存子
入都時過其門見一貞婦匾在委巷中諦視之則趙氏
居也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 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煒之
長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傳有長壻曰錢賑民故戚
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
筐篚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
稱制眷弟蓋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答其僕
而遣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以見毀乃云
汝不過我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稱許耶錢心知
其憨矣乃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
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瓷器

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閒裝五色爲今古之冠如宣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蓋兩朝天縱畱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鬪雞百鳥及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窯則又倣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窯加貴其值亦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中貴家見隆慶窯酒杯茗碗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以故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豕則鑿瓦畫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

者書冊所紀甚具則杯盃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窯漸少今絕不復覩矣

衣內出火

予觀張芳洲甯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以爲異此不足怪予兒童時獨臥醒來見火熒熒于點在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爲文明之象而予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送李本甯

維楨
憲長

於平望舟中謂予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子知爲何祥予謾應曰此離明上燭台耀公內召必矣次

年大計李不免鐫階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
純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蓄油紙千番
于樓上年久火出油燂連雲華構頃刻煨燼總之非吉
祥也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尙未得與其列
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膂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時名弇
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余
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盡有合處至碑版紀

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
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
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
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當海
內盛趨洪中時汪高自標榜至謂文人倔强未肯攀附
者目爲戎蠻之不奉正朔至今日而反脣弇州者日眾
又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見獵之
喜時許文穆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於首揆吳縣
三揆太倉不能得則又致書於弇州公轉托其緩頰於

太倉以速汪之出終以時情不允辭之弇州亦尋里居
矣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翩翩名驚鴻者綢繆殊甚至比
之果位中人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擬佛經穢褻如來亦
甚矣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恆俞安期等又從而傳會之
作歌作頌更堪駭笑 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
弇州太函俱有障詞諛語太過不無陳咸之憾弇州刻
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敗遂削去此文然已家
傳戶誦矣太函垂沒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後十年卻全
載此文亦不竄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徐文長

徐文長渭暮年游京師予尙孩幼猶略記其貌長軀皙
面目如曙星性踈弛不受羈絡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
元汴家一語稍不合卽大詬詈策騎歸後張沒徐已癯
老猶投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毫不以親疏分
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愍梅林宗憲戊
午浙闈胡囑按君亟收之徐故高才卽上第亦其分內
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鉛之令故爲
徐所輕銜之方入骨值按君暫起輒泚筆塗抹之比取

學海類編 卷一
視則塗乙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患狂易疑其繼
室有外遇無故殺之論死繫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
諸鄉衮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時以竹釘
貫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
畢丸破碎出外終亦無恙說者疑爲祟所憑或疑冤死
之妻附著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伉狷潔於人無
所俯仰詩文久爲袁中郎所推戴謂出弇州上此自有
定論其所作畫尤脫畦徑題署則托名田水月等號是
也今已有人購之者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

意湯義仍寄詩與定交憑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予
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詞蓋義
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爲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
生堅妒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
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
舞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仇洛齊生非男北齊臨
漳令李庶之天闡隋大將軍楊約之爲 所傷皆是也

本朝藩王則 楚王英燦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閔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 國初太嘗卿邱元清以辭 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閒戚畹李文進以隨侍今 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 賜莽玉卽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慾自去舉九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自宮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聞之馮開之祭酒及于

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 宋宦官梁師成自詭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 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 晉王濟嬉事腐刑爲 邠府典寶以潛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宦蹟竟與司馬遷無異卻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閒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闡後官至樞密院使大貴用事此夷人之俗與元魏制彷彿

師弟相得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或滯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復敢居尊而門生禮亦少殺矣至焦弱侯太史竝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鄉試適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爲書一房得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賞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位定爲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車每歲必至吾家畱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窶至手自節錄或遇巨函則大父輒以貽之先人少於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掄大魁先大父喜

甚遣人賀之先人因寓書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昆弟如平日焦復書云兄高誼不可違已不用晚字矣其真率如此但焦是科爲蜀人范太史凝字醇敬首卷而情意殊不愜至於焦丁酉科場之謗己亥計典之謫雖張新建郭江夏諸公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聞則不可曉矣癸未先人以閱尙書分考得一南卷賞異之云非吾叔度老手不辦此時焦尙未改字而先人自幼同硯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宗齡其年甫弱冠焦年逾不惑久矣鄧入詞林又六年

焦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天焦雖晚達又罹謫籍然年位未可量也 弱侯與宣城沈少林懋學同鄉榜同計偕途次夢騎牛頭入京城回顧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得鼎元而戲謂焦且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魘嚙置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人因舉前夢力正之後焦以丑科踵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事已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卽真得焦卷未必能使之入彀也

年伯

弇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予所見聞如會陽白璠舉嘉靖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省吾先以丙辰登第歷顯

官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爲其子部郎者而司空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於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董龍

山道醇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

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訶責勉強書刺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丑榜王大司馬思質忬督薊遼以忤分宜致重辟說者

謂鄢劍泉侍郎懋卿有力焉鄢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
也後王仲子麟洲世懋分藩江右與鄢絕不往還鄢時
坐戍歸里訟言於人責王薄於世誼王大怒徧貽書江
省諸仕縉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爲恨使鄢當日
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爲過而鄢之責王亦不智
之甚矣

縣令處分人命

吳俗最囂無端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土
者亦視爲尋常故衮漫然準其行亦漫然聽其罷然而

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
然後求覓尸骨以實其刁詐者近丙戌年粵人鄧雲霄
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
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虛甘責幾十
板告者無一不準卽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擡
至聽檢其誣者卽刻如數痛笞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
人命者絕跡鄧莅任七年此弊頓絕甫去而刁風仍熾
矣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離閨閣闍黎之律禁姦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托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繫狴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耦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至相毆訐告提牢官亦爲分別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凹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于

習尙成俗如京師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變童爲厮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傳游壻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尙有不深嗜者 佛經中名男色爲旃羅舍

馬仲良戶部

子友馬仲良之駿甫逾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罹白簡拾遺以浮躁外謫時皆冤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述
議者蜀人吏部徐雅池紹吉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房
德升一言處之不謂其誤也始馬僦一寓其室敞而直
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溲穢之所
但每遇陰雨則牆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
訶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
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會冉
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
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致後相遇詰以閒闊之故云方移
居無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幾驚死

吾室後廢圃頗有崇晝見頃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
值一好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
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
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理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
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
妒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
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見形怖人
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
之而已無及矣

錄舊文

科場帖括蹈襲成風卽前輩名家垂世者亦閒有藍本然未聞全場勦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己未會試第二名以尙書出鄒泗山太史之門其卷爲房師所賞薦爲榜首終爲易房陶石簣太史所壓取會元去鄒大以爲恨比出闈則知眾譁然有言前場七藝盡錄坊刻自破承至結題不易一字坊閒尋刻魁卷亦不復改竄其聲華亦頓減房師大覺無色然猶爲二甲傳臚授禮部主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爲督學使者一疾不起其後辛丑

會試有一閩士老于公車翹捷善走好談理學其社友輩爲破題謔之曰脚轎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爲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潦倒僅完闈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填榜時一卷已甲者當乙會天漸明不能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胸馮少宰爲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五字大喜以爲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卽以入彀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御爲子言

敝帚軒剩語卷下目錄

契兄弟

祝唐一賦

奴婢弒逆

士紳怪癖

夢宗汝霖

二李中丞

周公瑕

詠頭二謔詩

鄉賢

汪徐相仇

監司創勢家

凶宅

丐戶

孿生子之異

盜賊賦形之異

霍涓厓不認座師

永順彭宣慰

樊噲祠

唐伯虎

山人歌

鄭蔣翁壻

女郎吟咏

縉紳餘技

四喜詩

顏面

吳江異人

塔異

塔影

小楷墨刻

名臣通畫學

寫生

嚴恭肅

守土吏狎妓

評書

奇鬼

山西喬御史

懼內

奇疾

胡元瑞論纏足

沈司馬莊怪

敝帚軒剩語卷下

契兄弟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坐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三十尙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訐者名曰婁姦婁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述
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取姿貌韶秀者
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爲逆亂
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帥中有之
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會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
恩在晉以諸奴妻隨軍豈海神好尙亦隨今古變改耶
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閒廣西上涑州土知州趙元恩
者幼而失父其母尙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
遂畱不去元恩因呼陵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
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 南宋王僧達族子

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後欲畱之避不往乃於
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
卑且行凶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閒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豔藻
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洞天
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遁賦則皆俳語也予
少時曾於友人處睹抄本尙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
杯遞罍參鞦著玉帳牙旗繡簾前品竹彈絲掩蔭出高

牙大燾又云四邊廂眼裏火假捏妖言一會子耳邊風
虛張聲勢又云急鄧鄧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佯輸顛
巍巍咬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
老營一日三秋肯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卻日
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聞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蓋二
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多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卽見嗤於
禮法士非所計也

奴婢弒逆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苟爲羣僕所鬻割近

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
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
也又萬歷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
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奴僕獨與愛婢春桃嬖
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暱懼主知
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半
挈貲逸去不數日臭達四鄰啓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
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逾半歲始得三弒逆伏法其家
人輩始拾潘生殘骸以歸蓋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

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士紳怪癖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閒爲祭酒酷惡鴉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鴟鴞近日陳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卒人遂目爲陳老鴉

夢宗汝霖

鎮江守君許蔡東

國誠

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祈夢

於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

澤自以爲他年事業不凡友儕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爲邑令爲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臬副者十餘次大參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第三考也例不視事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攜壺觴屏儀衛日出游嬉最後去城闔稍遠忽遇暴雨至得一古廟息駕其門榜則宗汝霖祠也心已憬然不甯因巡廊讀碑至後銘詩末句云許國之誠死而後已讀未竟疾驅還郡投牒星邁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祿科偶盡於此時抑尙有小草望也是不可曉

二李中丞

頃年潞河李中丞修吾 三才以督漕駐淮陰長垣李中

丞霖寰 化龍以總河駐濟甯二公同里同籍又同志也

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遭材官致書幣致濟上附以百金云欲托幕府爲市油胭脂以供妾媵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謂曰我知汝主人後房音聲人甚盛些須脂澤不足供用命麾下更買百金攜去作我答禮可也潞河發書知反爲所侮乾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周公瑕

周幼淪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亦漸起買宅於胥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忽有魅晝見大白面如盤目曠曠動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常初甚惶駭後習睹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末及對卽有聲應曰索隱行在此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賓主愕然踉蹌而散其園後屬一揮使爲吳妓借居予曾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書文行爲時流第一與予善

詠頭二諺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鑛者浙江之紹興人也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割人佳卷以致高擢事發同俞姓枷示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諺者作詩咏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內鑽晝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闌霏微細雨衣難溼料峭輕風頸不寒只怕蟄蟲咸俯日出頭雖易縮頭難一時傳頌固

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事堪與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煖耳者時嚴冬忍凍恚甚同榜一友改崔顥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鬢淒淒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至腦包權載使人愁真與前詩竝堪噴飯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旣雄貴其父必登俎豆至有生前屢罹胥靡之罰暴著耳目者亦儼然當春

學海類編
秋兩祭而鬻序中遂借公舉以媒重賄日甚一日至其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皮置高閣閒供齋役爨材矣蓋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羅念菴洪先見其乃翁遵善循主在祠中恥與非類竝列遂泣拜奉主以歸夫吉水理學淵藪尙如此况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猶重已如此况今日乎

汪徐相仇

汪雅堂名在前歙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僻與同僚不叶被某搆於

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憎其倨立意羅織之讞日當受笞雅堂蒲伏哀泣願代受撲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卽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稱儒必僞命痛筆丞胥靡之汪歸應試卽以是年登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筮仕卽得嘉興府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廨舍徐禮接殷縟饋餉無閒汪亦僞與周旋久之自謂忘故隙且歡好矣徐有吏才但乏素絲之譽汪潛瞰其簠簋默籍日月纖毫不爽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之上之直指白

學海類編
卷之八
言
簡糾之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正加意懲貪得旨
提問追贓則徐已陞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逮
至對簿則所坐皆實錮浙江按察司獄久之贓完始發
遣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爲桑梓初處丞固無香
火情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嘗調僅轉
南刑部郎以去至 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
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尙未忘再出也

監司創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旣應高

新鄭募百方窘華亭沒其產戍其子時陸五臺太宰以
卿寺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爲排解屢以門牆誼動
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爲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
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爲
太宰鵬中子兄弟凡五人每妬詈之曰吾儕俱曳白若
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凌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
頗縱其舍人子爲不法張乃盡法繩之長公爲郡伯者
日扶服頓顙於邑令蘇郡爲諺曰有眼不曾見太守跪
知縣仕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爲太宰也不如

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狐鼠縱橫閭巷鼎沸者浹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卽真爲兩家造福無奈當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于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閒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爲言吳曰不然吾謂鄉邨刁頑正將借此爲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居一品富甲一郡何作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逾年謝世

凶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魅百出時龍虎山真人在都面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魅擲瓦石專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解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構華費以饋吏部侍郎徐檢庵侍郎先與先人比鄰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爲官物矣蓋自嚴相

張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先人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上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讎則急掩之見卓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時從里居補官入都僦居亦敝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然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骸京中往往有之

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惰民訛爲此稱其人在里巷閒任猥下雜役主辦吉凶及牙僧之屬其妻入大家爲櫛工及婚姻事執保媼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民通婚姻卽積鏹巨富禁不得納貲爲官吏近日一甄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予幼時亦曾服其藥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衛經歷將授職矣忽爲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同鄉掾吏所訐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
辨其非云大貧者乃宋時揚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
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隸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
同鄉終合力擠之迄不敢就選而行醫則如故子謂此
等名色從不見史冊且揚延昭爲太原人其父業與遼
戰沒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剪爲僕隸自何時晉陽
徙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宥貸也是皆
不可曉

孿生子之異

孿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爲異若累產俱孿且男
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
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
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
先大父爲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脈
技亦大行每入謁卽以饔飧爲苦問之則云家有三十
二兒門幾妾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
夭折者以此困於貲給初意其妄繼詢之一州人無不
以爲信然則怪矣宇宙眞何所不有唐淮南程幹妻李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氏連八產俱雙生凡得子十六人蓋倍於顧聯璧僅得
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膽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
所見多所怪徒以臆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
至成都好事者戲稱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
盡誣哉鐸初謀爲本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稱貸獻之
久而不得富家索逋日急又爲仇鄰訐其窩盜遂決計
謀叛至殺都督何洪縣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

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實爲禍首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
之辟僚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
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閒霍渭厓韜舉甲
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爲座師及己丑主
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伎以議興獻
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訐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
公能行張羅峰欲效而不能前乎此後乎此者俱未聞

也

永順彭宣慰

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淫惡多狡計徧遣把目漁色於外偶一二土酋把目至京遇溧陽監生馮泰運與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詭云有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初亦禮爲上客其言漸不驗遂縻畱之不遣托以訓子授館穀畀夷婢四人待之虛拘者數年馮雖強羈憂撓無計偶有鄰洞土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

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栖托馮得乘閒逸去棄其二婢僅以二人出虎穴既又棄去僅畱一孕者與俱閒關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州人世爲仕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宦途其女初以楊應龍入婺州擄入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遣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媿媿馮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官至僦寓比鄰問其官蹟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富順知縣謫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申承文其

姓名也馮大驚異立招邸中款之令婢窺於屏後果其
嫡兄因相持對泣重叙親誼且訴向來兵燹仳離之苦
喜極而慟馮故未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壯實可
養此皆予所目睹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入貲旦晚且
得官矣

樊噲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
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閬州故其
部內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土司則

不然馮君自永順司還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
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廟俗能徒手致虎縻而生祭之方
敢開剝聞楚徼外保靖石柱酉陽諸土官皆然不知狗
屠有何神靈獨饗此方尊禮至今也馮君又云楊應龍
爲其姻家安彊臣所匿陳僞尸詭云焚死今楊現在水
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素仇安氏
以此誣搆之耶抑真有其事也馮又云彼地無鹵井故
鹽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人家
無宿春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若食隔夜所舂卽

學海類編
頭痛不起有時不給輒飯脫粟云是諸葛公遺令坐是
二端謀叛輒沮予謂三川爲蜀境故應世奉武鄉之禁
永順在三國似爲吳所轄何以亦遵約束也不知他土
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爲政酷忍不忍聞其所統三州
六長官司俱夷滅無餘自署其子弟爲酋長今入覲與
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俱僞爲之且禁部內夷人不許
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蓄謀不小因思各宣慰司
亦有設學校者何不做以徧行使襲冠帶稱儒生或少
革其獷戾免至他日爲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進士

喻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
民因廢司爲縣設流官知縣降季氏世官爲主簿故元
錦尤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州刺
史彭士懋著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靖之
彭亦本一家世爲婚姻世相讎殺此固土夷故態而傳
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過安氏遠矣安本藹翠之後
奢香卽其始祖母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罪誤問革困阨終身聞其事發

學海類編
於同里都囧鄉元敬穆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
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
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
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卽從簷躍下墮地幾死自是
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修郟之報然唐後
亦不聞有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

鳳翼

長王百穀八歲亦痛惡王爲人因作

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有

友規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併沈去之張以
母老至庚辰科卽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逕
夔別故有此歌然亦褊矣

鄭蔣翁壻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廣西全州人也在京喪偶適兵
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爲北直
隸安肅縣人與粵西相去萬里聞者駭嘆或云蔣方秉
鎮鄭謀出鎮爲勢所脅耳然亦醜矣前於此則有徐太
常元春以女字劉金吾守有之子徐爲華亭相公冢孫

而劉則故大司馬天和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爲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修牢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蔣文選官至光祿卿有壻舒洪志爲尙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丙戌一甲第三人鄙其婦翁不與往還鄭爲其婦外祖時正大用鄭長子爲戶部郎次子爲緹帥同在京邸亦不甚通問舒未及壯遽天人惜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妓詩云楊花厚處春衫薄清冷不勝單袷衣以爲清婉絕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驚鴻寄友游楚云妾怨芳楊柳橫枝向畫樓折來欲有寄游子在黃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歷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種也今范長白水部徐夫人在蕪關諸五言古詩沈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閨秀非可他擬以同徐姓并及之

縉紳餘技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髻年見

吳大參國倫善擊鼓真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處
仲何如吳中縉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
沈吏部璟顧學憲大典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
廣坐命技卽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指真不減江東公瑾
此習尙所成亦猶秦管諸公多嫺騎射耳近在都下見
王駙馬晒張緹帥懋忠諸君蹴鞠俱精絕此蓋蹋擲通
於擊刺正徹侯本色不足異也縉紳藝能有裨時用者
如徐武功有貞之天文韓尙書邦奇之樂律唐中丞順
之之兵鈴句股尙矣又若正德閒蕭御史鳴鳳精明星
命康狀元海熟習相墓近歲則邢憲使雲路歷法掃空
舊諦王太史肯堂醫學冠絕當世以及徐太史光啓盡
得西域諸秘傳幾與古崔浩韓滉等爭勝蓋兼文苑藝
術兩家奄有其美尤出前所稱風流諸公之上矣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
夜金榜掛名時成化閒人曾以宋公庠子京兄弟事實
之演爲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
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尙曰教官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以謔之已堪捧腹至今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爲所歡和尚乃選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爲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冰雹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蓋俱重在末句而他則借以翻案聞者亦爲之捧腹云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

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徽人黃黃石每見便作忠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爲然一日相遇於李本甯憲長衙齋予素不識其人一見卽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邸中黃貞甫攜酒相訪鄧遠游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來談甫洽而袁托故亟去予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爲兄故人何以怱怱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畱但我怕鄧公其滿臉皆詞賦也

吳江異人

吳江爲吳郡壯縣然俗囂好訟比於他邑爲難治而異

人則閒出如嘉靖閒周恭肅用以秉鈴清慎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畫於沈石田甫數月沈卽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圖致雲霄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鶴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爲束脩往謁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錢之亞又爲資遣之逮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貴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畫入荆關之室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字內無兩

晚游京師 慈聖太后與 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夙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於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一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爲童子時虹臺研席亦學爲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駿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爲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旣位連登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閨閣裏言密獻規於位位不納反嘻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恚曰是且不

屑與我鴈行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爲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謁選爲南陽推官以卓異召入僅得工曹抽稅荊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申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爲未允又一詞客名俞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山者同爲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旣清狂不慧俞亦不嫻於文遂去習爲詩整麗有聲於時游太函弇州甌甑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爲才士近來山人殊未見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曰子所稱予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予無以應

塔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治閒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跡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當此末法欲堅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漢世謂滇池爲邪龍雲南蓋苦龍爲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伸其變化耶

塔影

嘗聞暗處視明則影皆倒垂而寔不然南京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義門外天甯寺塔每於殿上偃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閣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

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真而小楷爲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鶴仙蘇長生俱詭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卽真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輒熟家門斷非換鵝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邨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父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宇內書法當推此爲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予後晤韓胄君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予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其才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

書已異矣 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寵俱兼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乃盤礴之妙幾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嘗之人其餘技尙可了數子也

徐安生寫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鑑古善談爲予父客

學海類編 卷一
暮年始舉其女美慧多藝而姓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
失行見逐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傲梅
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予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
暑酷堪愛酒杯棋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
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
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
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
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
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

可念也

嚴恭肅

嚴寅所太宰

清

滇人也本籍吾郡之嘉興縣先大父爲

蜀之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
胥吏之橫初嚴筮仕爲叙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
邑督捕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
無以報後晉蜀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開府始覈其名則
利本輩尙有未死者捕至痛與杖而胥靡之其現爲二
司吏者馭之加峻蓋修爲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

士至此已將三十年而追仇羣小乃爾先大父笑云嚴公見語時自以爲快心事而予心訝其不宏然冰蘖之操目中無兩不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不如也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閒聊城傳金沙光宅令吳縣以文采風流爲政守亦廉潔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倡於曲室酒酣出以薦枕後遂以爲恆王因是居閒請托橐爲之充物几榻閒數年而歿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祝京北而終董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錚錚有書家名自負良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鴈行并不可列大家盍更訂之其人艷然怒似謂予本無所知安得輕置雖黃子亦乾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予曰頃與學使者周斗垣廷光晤於西湖忽問曰近日書家如黃貞甫董元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孰當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對予曰盍不明語之浙紳曰

此等囀語只可付罔聞若欲與辨語惟有痛批其類可耳貞甫以時藝名世本不工書而酷好濡染精綾名繡布滿都下卽園亭中匾對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問世閒冤枉事極不少但董無端屢遭折辱高明鬼瞰之一驗也

奇鬼

吳士曹蕃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爲座師焦太史所累被罰來京辨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抵屋椽面白而闊衣團花皂袍向曹深拱至地良久方起再拱開目卽見昏黑張燭亦如之惟合眼息燈則無所睹初猶怖駭後習之不怪也如此月餘自分必死親友亦無敢相視一日忽不見沈疴亦脫然予問之學佛人云此名拱尸鬼然徧考梵冊不得

山西喬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家居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呵唱閒并搜索內室喧叫而出報曰無弊然後家僮輩以次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伏謁或訴爭門事爲剖決答斷訖而後如儀掩門方退
入內室每日皆然嘗聞宦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
者

懼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慮中冓有
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賜
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爲都統見
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固爲千古笑端唐季朱溫李
克用皆一時劇盜酋豪一畏其妻張每聞召卽中道而

返一敬其妻劉與討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攝
二主者 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
王文成之立功伏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喏恐
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
二色至如 今上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甯夏
帥蕭都督如薰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閫俱爲其妻所制
又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疆爲婦陸氏所
妒至刑厥夫爲閹人蒲州楊太史元祥與婦羅氏爭言
遂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

先是永樂宣德閒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以永樂二年爲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尙書至兼掌吏部兼管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荏平伯謚榮襄凡爲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亦十六年其人好色多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領誥命歸妻命左右讀其詞因問中曰此果 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曰此翰林真無忝清華卽吳中一誥何嘗以一廉字許遂中慚笑而已蓋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遂作吳中畏內一劇 上輒爲之一引滿此亦懼內之

最享福澤者附紀爲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辰庶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然畱飯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入內良久陳餒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何人曰陳工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糟糠有年甫登第卽買一妾此等猛漢便餓死不與糠粃故并藁砧禁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以高顯愛妾生子遂憎之也至殺之也

奇疾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爲文人游戲非必真有其事以予親所聞見則有如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時聞車馬之聲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遨游郊坰卽有裝馱驢馬鱗次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游者回鑣盡返耳中則所苦如故吏部公屢治不痊一日忽洒然若失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璨者行三爲吏部甯庵學憲定庵愛弟幼長紈綺惰於學業遂入右列最後分闈廣東惠潮署中有樹大庇數畝掩映不見天日沈憎之欲伐去其下力諫謂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剪必及禍沈不聽斧斤乍施共見巨蟒長數丈蜿蜒入其鼻中因發狂顛倒不能理事棄官歸蛇出入鼻孔日凡數度其孔膚色尤黑蓋以蛇往來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見一天神如關壯繆狀持刀入戰凡三晝夜誼囂之聲撤於鄰比其神不勝而出自此遂聽之家本素封因之匱乏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爲子內親今尚在無恙此皆事理難曉旣以奇疾苦之似有夙冤者終以遷去復全豈真如刁俊朝妻項下瘤中猴謫限已

學海類編
滿耶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爲據其說誠誤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方頭履女圓頭履爲証又云宋齊以後題詠婦人足者甚多竝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証以折之按梁武帝弟臨川王蕭宏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皇后永興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弑及升階僮逾限失履閣帥令與人入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僮

可以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聞以爲始於李後主宮嬪宥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尙游移無定見乃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予已紀弓足因再閱元瑞說又訂之如此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予告歸其所善二友爲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評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莊

舍爲修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羣魅嘯其中莊僕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魅爲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當呼僕灑掃以俟明方啓門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鐫鑰沈驚問若何爲知之對曰昨三更時羣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有一侍郎一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徙善地避之因相迸散今寂然無他矣沈心所謂曰善掃除之吾將身至彼休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平善庚午馮登賢書癸酉周繼之至丁丑馮遂爲南宮第一人仕至南大司成歸至辛丑周尙滯公車謁選得肇慶推官沈謂子曰魅語果信具區當再出霖滄其別駕乎造物者素定久矣子亦深信之不數年馮歿於家周轉南大理因乞休又數年沈捐賓客周尋病又遲數年卒馮周名位約略與鬼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或小損其品或略優其秩豈下鬼凡庸不盡得冥司秘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公而在必更有說

敝帚軒剩語補遺目錄

宰相對聯

劉進士晚達

妖夢

燬經謫為冥官

摺扇

四川貢扇

神佛祐人再生

仇鬼貴人

仇鬼下隸

獻縣盜鬼

三孝廉作鬼

術士使鬼

房山縣石經

記前生

山人愚妄

司馬溫公

太學不文

敝帚軒剩語補遺

明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諂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
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欣然
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尙
存老去敢忘佩服 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雖自占
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歷城罷相
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爲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無官府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天上神僊有子孫蓋諛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又今相國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尤爲渾雅他宰相若翟諸城嚴常熟申吳門諸堂聯則陳眉公已紀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癸未籍沒則并第宅不保矣但對聯爲 御製 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處之嘗於都下見一罷閒中貴堂中書一對云

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歌又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之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耶

劉進士晚達

楚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 文明同爲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旬劉郎署爲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一啓齒

妖夢

宋僞楚張邦昌爲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輦擁儀衛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之變受金封冊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悉如曩夢僞齊劉豫初爲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嘗夢禮梵王亦爲之起因自負決計爲逆至南宋開禧閒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絕肖曦起揖之月中人亦舉鞭拱手由是果於稱制降北此古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曾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

坊上分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字自以爲生封五等歿祀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二坊官賣爲文廟前棹楔此亦何異隋煬時麻叔謀金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從而侮之也

燬經謫爲冥官

今上壬午歲甯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觀察鷹尊人也在官奉臺檄勘普陀山一僧毀律事夢有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爲三以奉大士香火旣醒悉如夢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僧跨其灰設誓事

甫畢卽病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燬道當墮泥犁以愛
民故姑謫爲三石牛嗇官語方旣卽有告身至苦請願
持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爲代祈始甦還官舍則已
暝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廁中罪至滅族非妄也癸巳
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因計典外貶相
遇於郵舍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
歸人今筆墨尙新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
聞自永樂閒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
泥金面者頗精麗亦 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
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
指許卽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
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士女止有團扇而無
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閨閣用之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
妓每出尙以二團扇令倖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
所用又有以紙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居扇
之半有機飲之用牡筍管定闊僅寸許長尺餘宮娃及

內臣以囊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者此耳今吳中摺扇
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爲俗製惟以椶竹貓竹爲之
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爲時所尚往
時名手有馬勳馬福劉永暉之屬其值數銖近年則有
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
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
華燦則宜豔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卉百鳥之屬尤

宮掖所尚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
物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
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
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爲例按蜀貢物
無扇柄 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爲定額責
之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爲宋厲階况此舉出寺
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更精工其數亦以千計
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綵衣三襲歲以爲常凡午
節例賜臣下扇閣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賜蜀扇若他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神佛祐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爲治樁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痛哭尙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置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爲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

爲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之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歲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母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某宦家爲男子始知身死因而請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爲吾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夢觀世音持藥來療之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

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若蒼頡不甚
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
官徐水部時進目睹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
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人世再生者多矣百靈
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無
異辭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宇內
之崇奉不衰也

仇鬼貴人

永樂閒禮部尙書呂震讒尹昌隆於太宗致遭寸磔

呂見尹爲祟叩頭呼尹相而死天順閒太平侯張軌以
私意殺范廣後遇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閒禮部
侍郎傅澣欲擠程敏政程抱忿疽背死澣遂代其位後
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閒咸甯侯仇鸞恨曾銑夏言
皆羅織棄市其後二年見二人以斧斫其背遂生疽死
少保趙文華譖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諸人坐索命
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
畿白晝見世蕃入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結得請於帝
自無相放理近年壬辰甯夏兵變識字周國柱謀戕黨

石二公又推啁氏爲主而已潛佐之及城圍急又勸啁氏降而獻計督撫俘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椎擊之遂棄其師披剃遁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弑父兄尋見爲崇乃爲僧而逃者無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仇鬼下隸

吳門顧上舍號一庵者銀臺韋所長公也居家循謹但治生頗瑣細有幹奴侵匿其資甚夥顧恚甚屢刑索之不勝拷掠而斃瀕死出怨言時顧有一門客與之暱每

夢寐之中訴之云我屢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人一日步吳城睥睨之間忽遇此僕駭曰汝何從來則拊掌笑曰連年投牒冥府大嗔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答責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神漫以告之渠爲我代申已得請矣此客驚悸歸尋某坊則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爲別業已撒廢月餘矣此客心知所謂見顧方盛年豐碩不以爲然居數日陡病遂不起蓋社公挾私仇借僕以洩怒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縣楊扇有楊氏宦族也僕名楊慈其妻上

海人少年頗有顏色爲海寇所掠其酋嬖之後與官軍戰敗窘甚則謂之曰吾旦夕死不忍令汝俘執厚與金寶縱之歸慈遂巨富以厚糈饋主贖身去且入資爲京職其子名巽志遂思結姻主族以卸奴名楊宗有無賴者與爲媒遂取楊宗一女爲婦然而楊氏諸人橫索不休久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怒而聞之官有一不材庠士戴無咎者誘之曰惟某達官能得之於當道肯麾千金可脫死也慈欣然畀之戴匿其金給曰已爲若道地旦夕出囹圄也未幾臺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殞杖下戴後游金陵則慈於通衢中相揖戴駭而逃歸慈亦至家相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顧以毀神祠召殃戴以攫多金受報亦皆自取

獻縣盜鬼

頃戊子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卽有鬼殺妻女之異其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爲厲鬼見殺之狀陰府相憫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冥中貴人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既知眾鬼卽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爲料理再生僅僅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蜀至楚又相距遼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爲處分何也江初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遭謗書調去比至獻縣未視事卽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以瞽廢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世夙業耶

三孝廉作鬼

予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爲役曾至予家談往事如目睹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

刻數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閩人名章日闔會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幾填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陶爲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沒已久矣

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之勝章能遠游白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鱗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稱段相公攜

老僕遨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卽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爲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於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悱餘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畢命胭粉隨逐遊嬉尤狡獪之雄也然陶卽駐世不過成地僊禪家所不取而乃弟石簣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閒有方士席小堂者使鬼客勲貴之門一

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車馬伎樂飲食馱載甚繁席曰不須如許勞攘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絺袍袖中入卽無蹤比至別業從懷袖一一取出蓋亦唐胡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宣府軍督府張宏軒國彥甚禮之終以作奸斃獄鬼不能脫之福堂也頃甲午乙未閒東事紛紛諸以滅賊關白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麾下云得外國聖鐵一切刀劍及膚俱不能入面試之良然因大喜咨送東征文帥宋桐岡應昌宋又用利器剗之果皆剗缺自謂得天

學海類編 一
助一日與倭對壘命充前鋒鼓角纔鳴九人俱喪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鐵不效蓋皆煉鬼用鐵布衫術以爲戲劇則可鋒旗相對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邪鬼安得闌入戰場哉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間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爲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鎖以浮屠我 太祖命僧道

衍往視衍卽少師姚廣孝也畱咏而歸歷代局閉如故去年溇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予欲發其藏簡其未刻者緒成全藏予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冊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壞故閉此爲迷津寶筏今輦下彫弊不似往年宮掖貴貂亦未聞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鑰必至散佚而後已自南唯唯亦未以爲然予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記前生

虞德園

淳熙

吏部曾爲予言記得前生爲張秋左近河

壩閒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圃
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
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奚
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閒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
旦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
而改銓部爲黜爲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
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予所識

陸伯生名應陽雲閒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
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
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
一緻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妒之
嘗爲咿啞小生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
所作詩一卷餉予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卽有徽人手
十金購去矣予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
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將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
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游秣陵以

詩自負傲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者索雇錢則曰汝日捫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卽空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值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先達如李本甯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躓頗亦由此予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

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暱之則曰此輩以文墨糊口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彙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俱如此予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席予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受憐自有因此輩率多儂巧善迎意旨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士紳溺之不悔也然則弇州譏其罵坐反爲所欺也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位者青衿之能捲堂者山人

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卽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游北中小兒每見出塾而緩步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予壯而再至則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湮耳因思宋人誚人儇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逾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訶之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來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勒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旣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而尙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

權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
所判無乃似之



